

黑暗中的蓝调

欲望初绽的 夏天

Un été autour du cou

在这个丰饶的季节，他的青春将会提前凋谢

to

吉·格飞
Guy Goffette 著

孙智绮 译

Un été autour du cou
欲望初绽的夏天

Guy Goffette 著

孙智绮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望初绽的夏天/(法)格飞(Goffette, G.)著;孙智绮译. —长沙:

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4.5

(to 系列)书名原文: Un été autour du cou

ISBN 7-5404-3297-7

I. 欲... II. ①格... ②孙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7581 号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allimard 2001

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Gallimard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4 HUNAN PUBLISHING GROUP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18-2004-059 号

欲望初绽的夏天 Un été autour du cou

to 06

作者: 吉·格飞(Guy Goffette)

译者: 孙智绮

封面设计: 张士勇

出版统筹: 兄弟文化

出版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社址: 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

印刷: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

字数: 90 千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ISBN 7-5404-3297-7/I·2078

责任编辑: 谢不周 张 辉 李永平

市场总监: 张 辉

E-mail: brother-culture@vip.sina.com

邮编: 410014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 4.3125

印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0.90 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印装错误, 负责退换。

服务专线: 010-8447-8818
0731-430-2677

或许人们总是在漫漫长夜里长大？

——罗伯·安顿涅斯 (Antonio Lobo Antunes, 葡萄牙作家)

我只是一个可怜的人……一个女人，两个女人，三个女人……这就是我的一生。现在，我在暗夜里，独自一个人，恐惧让我离弃暗夜。我必须要快乐，我们必须要快乐……

——欧内堤 (Juan Carlos Onetti, 乌拉圭作家)

1

茱内特曾经拥有一切，知道一切；而我，一无所有。她把我放在她的羽翼之下，裹在她的被窝里，然后，把我蒙在鼓里，

然后，踩在脚下，

然后，扫出门外。

我那时才十二岁；而她，大我三十岁。

2

要是这是糖果就好了，玫瑰色也好，绿色也好，蓝色也好，那微酸的滋味在舌头下慢慢融化，带着一股野花园的清香，教人吃了还想再吃；管它是焦糖，杏仁糖还是巧克力糖，要是她能像个大姐或教母那样送我那些糖果就好了，笑眼望着我，彼此心照不宣，而不是那张饥渴的嘴，略开的，硕大的，湿粘的，发亮的双唇，就像在放学途中，让我看得忘了回家的电影海报；

要是她把我轻轻地裹在她狐狸般的歌声里就好了，像大草原般拖得长长的音，让声调和气韵在我的喉咙里渐渐浑厚圆滑，一直到变得自然而熟悉，就像一块早已被海水磨得发亮的鹅卵石，和我望着她时口袋里藏的那块一模一样，微湿而发热的，几乎是一触即融，而不是像她那样夸张地造作出欢场女子的颓废和嘶哑；

如果她只是用她的声音来爱我就好了，细微到几乎听不到的声音，低吟的，温润的，爱抚的，就像长满青苔绿草的深谷，可以唤起爱情，不疾不徐地向我开启女人的奥秘，而不是大辣辣地丢给我她那赤裸裸的肉体，逼我吸吮，把我的头压入

火热的激情之流里，而我，那时的我，只知道水龙头的水。

那么，我就可以继续做个敏感而爱做梦的土包子，继续这样地长大，还是像个小男孩般在路上边走边吹着口哨，不用对我瘦弱的手臂及超短的裤子感到羞愧；我可以继续喊着爸爸，妈咪，或太太早，而不用脸红耳赤，对我的玩具兵发号施令时，我的声音也不会突然疑惑，甚至颤抖起来；每天傍晚放学后，我还能跟我的兔宝宝谈心，就像是对待一个温柔的胖弟弟般，我会喂它从隔壁菜园偷来的红萝卜或斜坡上拔来的野草；有时候我可能会忘记刷牙，或忘了换衬衫、袜子；会继续在教堂的墙壁上，比谁尿得高；会和医生的儿子在篱笆后面，抽他从他爸爸那里偷来的烟，然后被呛得像个疯子般咳破天空；或，在废车库里，充满汽油臭味的空桶子后面，摸着邻居的女儿小宝琳那光滑、还有点红的裂缝，看着她那胖嘟嘟的身材，又圆又大的眼睛，最后，像当初说好了的那样，我会同意秀给她看我那东西，她就心满意足地把那东西紧紧抓在手里，直到热流冲上我的肚子，让它变得硬挺；我会继续用我油腻腻的手指吃饭，指甲又黑又脏，然后像从北极历险归来的船员朱罗那样，一口呸在地上，不但耳聋还少了一只手臂的朱罗，没事不是在玩牌，就是在对围着他的一群小孩，大谈如何和死缠着他的巨鲸孤军奋战；我会继续躲在漫画书后面挖鼻子，一直到父亲建议我用火钳子来挖，不是更方便更好挖吗？我最后还是会把脏手指揩在桌巾边上，或糊在椅子下面；当楼下在打牌、作活儿、饮酒作乐、开男人爱开的黄腔的时候，我会继续忍受睡在小弟的汗水和鼻涕里；继续忍受被拒于大人的世界之外，耐

住性子地躺着，听着旁边呼呼大睡的鼾声，忍住不能和他们一起放声大笑的寂寞，就算是听不懂他们在笑什么，但是只要能笑，被传染般地一起笑，相互依赖扶持，最终就能长大成一个男子汉；我会继续一看再看花园深处的大海，每个晚上听着整排白杨树后那安抚人心的浪涛长啸，在风吹帆开之际，然后、终于、已经徜徉而去，带走哥伦布、麦哲伦和独臂的朱罗，前往这块失去地平线的大地，飘荡在大浮冰和印地安神的野牛之间。

尤其，尤其是，我会继续怀着一种轻松的心情，手里一朵红玫瑰，慢慢地走向露出小腿的女孩，和她分享一切，彼此再也没有秘密。

3

唉，可惜的是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但却什么也没有改变：这些“如果”就像永远也不会有海水流入的空瓶子，就像天会蓝，草会绿，脸会红，红玫瑰催人老，露出小腿的女孩，别人爱过她。而在我现在这张垂垂老矣的面具之下，几乎无法再看到这个十一岁的男孩。现在的我，遗世独居，苟活于半埋林野的拖车里，一只女人的丝袜悬于颈，心已死，再也没有什么好期待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希望可以不用再说谎，可以抬头正视自己，终于，终于可以大声说出我，是的，我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和内疚。说：我，西蒙·西维斯特，曾经是乡村的卡萨诺瓦，及时行乐的唐璜，卑鄙的摧花高手，秘密情人，我四处调情，鬼迷心窍，纵欲无度，如今万念俱灰，目光呆滞，心力交瘁，心神恍惚。但是我曾经是这个十一岁的男孩，忧郁，害羞，笨拙，口袋装满玻璃弹珠，玩具士兵；我曾经是这个男孩，拥有完整的血肉灵魂，却被人偷走拐走，然后被硬生生地套上一个成人之躯，一个突然被阴影和晕眩重压的躯体，一个乐于形变游戏的躯体，就像小朋友咿咿丫丫堆栈起

来的彩色积木，木头的也好，塑料的也好，不高兴时就被气急败坏地推倒，伴随着一阵猪被宰的狂叫声；一个突然开始会玩的躯体，玩，玩，玩到痛快为止，玩着疯狂轻薄的爱情游戏，散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，那些温柔的，害羞的，坐冷板凳的，满脸青春痘的，忧郁的，天真的生命，小心！小心泪水泛滥，小心尖声划破，小心桅杆断裂的船，横尸散落在什么样的暗礁上：撕裂的枕头，受伤的胸口，清晨哀怨的面孔，当脸上的妆只不过是涂鸦，而断线的双腿，在房间里拖着走，就像在积满灰尘的剧院幕后。

你知道的，我多么希望可以如此。让自己不要那么痛苦，能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，重新开始某种类似爱的东西，某种清纯的，温柔的，有生命力的东西，可以一劳永逸的让这具躯体——这具像是没有用的旧玩具般被丢弃在记忆深处的躯体——和剧变前的这个男孩——当时森林依然处处充满着神秘和惊喜——两者相互契合。然后，像栖林之鸟般内心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，夜夜惶恐颤惧，就像猎人步步逼近时，那只失音的松鸦。

当狂风呼号之时，特别是当林木在我的背后颤晃，而我的拖车也随之颠簸起伏的时候，我会害怕天旋地转，害怕我那空虚的生命袭向我，害怕记忆的伤口再度被扯开，更怕苦涩的精液和泪水汹涌。所以，为了和这一切斗争，为了让这些恶梦般的影像改头换面，让我自欺欺人，我会跟我自己说话，会在漆

黑中喃喃自语，辱骂暗夜，大肆篡改西蒙的故事，像我记得的那样，也像我忘记的那样，我不断地重新捏造这个故事，正如冬夜里用来哄骗小孩的暗夜狼嚎的童话故事：从前从前……等等。

4

从前从前，在某一个村落里，正如其它无数名不见经传的村落里，一个林木葱葱，曲径盘绕的村落，田野翠绿金黄交错，麦穗油菜间杂着荒地；一个失落的村落，幽幽几户灯火，瓦板为宇，或红或灰，断壁残垣，渺无人音，那瘦弱身影的教堂，隐约几许浪漫时期的风格，谁还会记得什么？革命、战争已逝，雷、火、冰、霜反复几次地侵蚀着墙砖屋瓦，如今只留下精魂散佚，七零八散的一堆石头，以及星期日还宛如穿着工作服般忠实出现于墓园尽头。

在这个村落里，一栋孤宅的二楼，四面透进的风助长柳晕眩和枯草热的肆虐；就在这栋除了一张褪色的小招牌酒馆烟草食品店以外，可以说是毫不起眼的房子里，西蒙诞生了，声影交错的床单，仍记得这一刻，我母亲也把这张床单一直保存在她的房间里，橡木衣柜的深处。那时，天际既没有雷鸣闪电，四周也没有喧嚣惊恐来迎接这一天，只有失血产妇的惨白。脸色一样苍白的医生，没辄地乱窜，他已经开始担心，万一事情不顺，如何面对板着脸孔，紧握双拳，僵立在床脚的男人。

随后，人们也只记得那把产钳，伤痕仍烙印在我的额头上。或许就在这段岁月里，小宝宝开始他的第一颗牙，第一步，第一次跌倒，从惊惧到发现，然后独自一个人长大，夹身在渗出烟熏汗臭和调味料的父亲，以及散出蜂蜜香草味的母亲中，多么慈爱的母亲在天好时顺、大庭广众之下，却自甘浸泡在厨房和告解座里，拖着一箩筐的烦恼、焦虑、静脉曲张、偏头痛，就像拖着她那双粉红色的绒球拖鞋，走遍楼上四个大房间，巡视她那塞满各种旧货的地盘：风格诡异的沉重家具，充斥各种地摊小玩意儿的玻璃柜，铁圆桌，布谷鸟钟，乡野情趣的餐盘，还有谁晓得是督政时代还是拿破仑时代的蜗形脚桌子，和只会越来越苍黄的干燥花。

在楼下低栏横挡之处，一旦通过窃窃私语的暗穴，父亲的王国便展现于眼前：装蔬果的木条箱，一袋袋的咖啡豆，胡椒，罐头，瓶子，糖罐，在靠马路街灯那头，近吧台的那一角，摆着三张漆布木桌和几张椅子。这就是穿着蓝罩衫的国王最沾沾自喜引以为傲的全部家当。这也是小孩子最无法抗拒的地方，还太小的小孩，就只能独自在客厅的大桌子下推着木马冲锋陷阵。当妈咪在掸灰尘，他们如阵咳般地轻轻晃过整屋子家具，然后，她气喘吁吁地瘫倒在沙发上，开始魂飞梦游，一直到天色渐暗，铁窗拉下，楼梯在烟草王的步履之下吱吱作响。然后，她才突然回神过来，热锅蚂蚁，一手抓住掸子，急急排开全副阵式，一边静听风吹草动，算计着脚步声所拖出来

的疲惫程度和帐单长度，暗自期待，结果终将把她从男人潜在兽性的暴怒及压力中解救出来，正如上帝透过神父之口所再三重复的那样。

5

问题在于：我们是否可以把云的翅膀绑在桌脚上，以便留住一片云；是否可以从上猛扑过去，以便逮住那不断移动的影子；当母亲俯身道晚安时，是否可以把母亲的味道、肉桂香及牛油饼干味，锁紧在眼皮下，然后任凭高兴地让若隐若现的胸部涨起，以便吸食夜奶，我们可以吗？西蒙没有找到答案，然而他已经竭尽其力了。没有用：他还是错失他母亲。甚至三不五时，他得和酒味熏天、玩世不恭的烟草王勇猛奋战，避免他那毛茸茸的大手像毛蜘蛛般在母亲圆滚滚的双臀上溜达，让他嗤鼻笑看心碎狂怒的小子，被一手或一脚挡在远处，而母亲，欲迎还拒，像只待宰的火鸡，细声尖叫，笑声格格，一副要挣脱的样子，哎，乔治，算了吧，乔治，现在不是时候，小宝贝在那里。

——这小子懂什么？还乳臭未干呢。而你，小蒂，总有一天你会倒霉。

西蒙厌恶透顶他爸爸的新发明：叫他妈妈小蒂，好像在叫一只猫或一只鸟，他可以随性要她跳舞就跳舞，要她唱歌就唱歌。真希望他那虚情假意的调调立即消失。只要他一走远，不

管是在店门口或路上，就和酒肉朋友吹嘘，口口声声嘲笑查某人来查某人去，或当他要西蒙滚蛋时，查某人马上变成吼向西蒙的×娘的，不，不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忍受这一点。妈妈叫玛蒂得，就是玛蒂得。

总之，一向如此，当这场混仗结束时——我记得，当时的我很难缠——烟草王，眼睛黑一圈，有点生气，打开收音机，然后瘫倒似地坐入餐桌，而这时的西蒙，怨恨和满腹的泪水湿透了母亲的裙子，气得涨红的母亲却把西蒙推开，像只刚被关入一片黑暗的金眼母鸡，靠着鸡栏发火。

——你快去睡觉，他最后说，已经很晚了。

——但是，乔治，他一口都没吃！

——在他这个年纪，他会吸手指头。

——你也太过份了！至少让他喝完汤。

——快滚！别吵我。

烟草王绝不会错过“杜哈东一族”，这是他惟一感兴趣的节目，由说唱艺人渣皮马克斯主演；这是惟一个节目能让他笑到泪眼盈盈，展露欢颜，陶然忘我，暂停呼吸，时间停摆，汤匙像只停在汤上的蜻蜓，一直到眼皮重新开始眨动，嘴巴重新开始滋滋的舔动；是的，惟一的一族，他曾经有过稍许的宽容，然而，在他的王国里，他从不容忍任何人，除了朱罗，因为他在大海里丧失了一只手臂，有可能是因为操作不当，还有老居斯，在军令及烂泥之中，成就了贵妇之路及光荣的马恩战

役。命令，荣誉，纪律，是国家的精神食粮。义务，爸爸怒吼着，义务。就像在韩国，手拿钢盔，脚跟并拢，是的上尉，当然上尉，的确上尉。但是一有机会，说话速度略微加快，他总是遮遮掩掩三个星期后就逃回来的事实，他病了一场，就匆匆地被遣返回国，他乐得脱离困境，而且毫发未损（走开，没什么好看的：最大的痛苦，等等）。要是打断他的话头，阻碍滔滔话流，利用沉默的空档问明细节、原因，暗示毕竟及究竟，那绝对是引发一场风暴最快的方式：拳击桌上，杯盘跳跃，他站起来，满面通红，打翻椅子，他妈的，你是哪根葱，毛头小子，胆敢跟我顶嘴？你以为你在哪，还不是像只小狗一样，跟在你老娘屁股后面，路上一只狗随便汪两声，就吓得屁滚尿流，还不止一次了。好了好了，闭上乌鸦嘴，大家都懂了。常客知道该怎么做，要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，想象旗正飘飘，且得睁大双眼，当父亲微醺，不厌其烦地重谈他那想象中的战役，真是比真的还要真实。我们也差点以为是真的，血流满地，伤兵哀嚎，流弹四射，这是需要勇气的，该死，我可是吃尽了苦头。如果当时没有你妈在故乡等我，我早就留下来了。对不对，小蒂？

——别口沫横飞了，乔治，玛蒂得边说，边站在椅子后面蠕动不安，一心只想偷偷地甩开在裙子底下捏她大腿的大笨蛋。

——女人啊，他一边自我辩解，一边对人群大笑，要她们点头比摇头还难，一旦开始，又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他们像小孩子般爆笑出来。我没睡，睡不着，我是母亲没